



· 杂 文 集 ·

“鬼相”初描

福建人民出版社

• 雜文集 •
“鬼相”初描

*
福建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福州柯東路得貴巷18號)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福州第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 1/2 字 33,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6,130

統一書號: T10104·132

定 價: (7) 0.15 元

814
T56

目 錄

“鬼相”初描	东之兵 (2)
詛咒太陽的人們	弦 尙 (5)
太陽下的啜泣	車无轍 (8)
三面紙旗，一窩丑类	南史子 (10)
內行、外行及領導	万里云 (13)
說謊者的健忘	張 旂 (17)
“民主”与“罵”	嚴如鉞 (19)
人情味	东之兵 (22)
是什么被“一扫而空”？	再 生 (24)
“昧心論”初解	嚴如鉞 (26)
論“容人之量”	罗灵智 (29)
辯知識分子的榮辱	長 工 (31)
“士为知己者死”	蒲 艾 (34)
“正經”尤	东樽白 (36)
“自由”的鳥兒跌在那里？	魏世英 (38)
在“愛寫什么”的背后	左 矛 (40)
罵魯迅与“捧”魯迅	嚴如鉞 (44)
“衡道”者的“道德”	尊 彬 (47)

“鬼相”初描

东之兵

何人学得燃犀法，逼取真形入画圖。

——清徐大椿題“鬼趣圖”詩

歷來曾有千萬人誤吃砒霜喪命。于是，本草家李時珍作出結論說：“砒霜……有大毒！”

有以毒人為業者，在砒霜里摻進一些糖精，廣告上大書：“請吃此糖，甜蜜無比！”

有人仗義執言：“那是砒霜，有大毒！”

販毒者變色冷笑道：“什麼？砒霜有毒？陳詞濫調，李時珍早就說過了，嘿嘿……鸚鵡學舌，教條主義！”

二

密室里，三個打手切切私議，他們商量好一套策略：第一個先對准面門揮一拳，叫他兩眼發黑；第二個接着在底下掃一脚，叫他栽個倒蔥；第三個的任務是手起刀落……

一拳揮過去了，一脚也掃過去了，可是，打手所對付的巨人仍然屹立如山。於是巨人伸出一隻手來，扼住那準備砍來的刀；另一隻手伸去揣摸一下打手的心……

三個打手一齊打拱陪笑：

“哈哈，先生，話是說得重些，你也太容易動情緒囉！有道

是宰相肚里好撐船，你未免胸襟太窄，欠缺雅量啦！”

在打手的“劝世文”里，耶穌著名的定义也要照“具体”情况“修正”了，曰：“我打了你的左臉，你应当把脖子伸長，自動湊到刀鋒上來……”，此之謂“雅量”！

三

一个盜賊正在行竊的時候被人發覺了。人們指着他的鼻子說：“你这个偷兒……”“你为什么要偷東西？”

“什麼？偷東西？你居然罵我為賊！諸位，不要亂扣帽子啦！謾罵如何可以說服人？我只不過想趁你不備的時候拿走一些東西罷了。”

四

“同志，你的臉上有灰塵！”

听的人滿心感激朋友的好心。

“你的臉實在難看，这里是泥巴，那里又是瘡巴……”

虽然很可能所說的泥巴，只是由于長期風吹日晒，皮膚龜裂；瘡巴或者也只是在戰場上帶來的伤痕。但是，言者無罪。

一面攆着你的臉高聲咒罵：“能直是凶神惡煞，無惡不作！”
一面又在煽動人眾：“把他揪下來呀！殺呀！沖呀！”

在六億的人群中，看看跟上來的寥寥無幾，億萬群眾反而把他圍困住了。于是，曾經聲言要“挂帥”的忽然變成小丑了：

“哈哈……言者無罪嘛！鄙人心安理得，輕鬆愉快。”

五

有过这样一根光荣的硬骨头，在歷史上最反动的年代里，它象一根擎天柱，撑住了中國人民的尊嚴和偉大的理想。二十年的暗无天日，二十年的血雨腥風，都不能污損和动摇过它，仍然擎天屹立。光荣的鲁迅千古不朽！

忽然又出現那么一根自称为“硬骨头”的骨头。仔細一瞧，只有五尺來長，只撐着一顆对于“虎皮交椅”的个人雄心。而当人民要敲敲这根骨头的时候，还只那么輕輕一敲，折断了。前后只有二十天。

只是野心家和陰謀家而已。对于他們，說什麼好呢？在鲁迅先生，是对他們吐一口唾沫的：“这些孱头們！”

六

有一天晚上，鬼鳴咻咻，而且是混在人群中狂鳴。

“这是为什么？”一个打鬼有經驗的人大声喝問，并且提醒大家划一根“階級观点”的火柴看看。

只一声喝問，鬼們吓得直打哆嗦，吱吱咻咻：“說得太過火啦！”“講得太嚴重了！”“小題大做啦！”

只划亮那么一根火柴，群鬼原形畢露：有舌長似劍的，有圓睜右眼的，有青而獠牙的，有头大如鼓的；其中有一鬼最奇特，幻形莫測，忽而“左傾”，忽而“第三路綫”，忽而溫婉，忽而悻悻，臉色忽青忽紫，只为高冠大事，这个鬼为自己起个雅号：

“现实主义政治家”。最难看的当推复辟鬼，形狀恰似張問陶为罗雨峯的“鬼趣問”寫的題跋中所說的那樣：“筋骸漸朽还为

厉，心肺全无却可疑！”这个骷髅高举一方纸牌，掩住自己顶门上的徽记，那纸牌上写着三个大字：“算旧账”。

詛咒太陽的人們

張 尚

在溫暖的陽光下，在被春天喚醒了無限生命力的大地上，庄清桂發瘡似地打着哆嗦，說着胡話：“知識分子變得心灰意冷”呀，“生活無目的，無希望”呀，“只有等待生命的結束”呀！

胡話被无情的事實駁倒了，他又遮遮掩掩地“檢討”說：他“犯了很大的錯誤”，是由于“今天的精神生活不能滿足”；所以有此感覺，是因為受了章伯鈞反動言論的影響——章在一次挑撥性的報告中強調精神生活的重要，並舉例說：“舊社會大官要人的姨太太，雖然物質生活很好，但是精神生活不能滿足欲望，也會發生矛盾。”

以“精神生活”為糖餌，引誘知識分子入彀，這是一切右派分子的拿手戲。不過，由於階級本質的決定，章伯鈞這個文理不通的舉例，正好作了反証：通過“姨太太”這個被侮辱被損害的象徵，我們實在看不出在精神生活方面有什麼“今不如昔”的地方；相反，倒可以想見舊制度孕育和護庇過多少獸性的罪惡，新社會從根鏟除了多少這樣的罪惡，把人的尊嚴和精神生活提升到多么崇高和廣闊自由的天地。

當然，精神生活不是平等供應每個顧客的商品。在有階級的

社会里，精神生活雜染着階級本色，要“一視同仁”地滿足一切人是不可能的。

“……那些資產者不以他們工人的妻女受其支配為滿足，更不必說正式的娼妓，並且還以互相誘奸妻子為其特別樂事哩”。這是一種精神生活。徹夜不眠，渴待着物價暴漲的“喜訊”，只要自己“奇貨可居”，不管街頭多少人凍死餓死，這是一種精神生活。此傾彼軋，爾詐我虞，踏着被壓迫者的脊梁，爬上“上流社會”的寶座，這是一種精神生活。抽抽鴉片，打打麻將，看看收租賬上進財幾何，算算誰家的田園房產將歸自己名下，這也是一種精神生活。……這種“精神生活”，在我們這裡是注定一去不復返了。倘若讓少數人滿足這樣的“精神生活”，必將千百万人頭落地，無數楊白勞和喜兒作為犧牲！這是六億人民決不答應的！

也有另一種人，他們的精神狀態極為奇妙複雜：身上髒了，請他洗澡，他認為哄他下油鍋；跌倒爬不起，人家扶他，他認為架他上刀山；有人接近他，照顧他，他疑是“捧場”、“監視”，離他遠一些，他又埋怨“冷漠”、“疏遠”；他為嗜血的豺狼抱屈呼冤，而把救護生命防患未然的人看做“凶手”；人民以誠相待，把他當做朋友，而他自居為“小媳婦”、“姨太太”、“惹生子”，……從感情深處自外於人民；……。這些人有時多愁善感，弱不禁風，天氣陰晴能影響情緒，臉色好壞也傷及自尊；有時卻又不知羞耻為何物，擺出潑婦罵街的架勢，誇耀他對真理對人民的“叛逆性格”，說什麼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有這樣一種“硬骨頭”，好象連他的反共反人民的精神癖好也應該予以照顧，頂撞不得似的。

一切为了人，为了使人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这种理想滲透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共產党人行动中。我們从不掩飾这方面的缺点，迴避这方面的斗争。然而我們懂得：一个无限美好的新社会的建成，不是神話中的“画仙庄”，几千年積留下來的沉重負担，一个早上不能拋掉；動員千百万人除旧布新，投入偉大的建設和改造运动，正是为了滿足这种生活的要求，自然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內。若是把“精神生活”理解为超然物外的“內心世界”，要在脫离现实斗争的条件下得到滿足，这只是一種有害的幻想罢了。

別林斯基說过：一个人“除了內心世界而外”，还有“偉大的生活世界”。讓我們从孤独渺小的“內心世界”中解脫出來，放眼看一看偉大的生活世界吧，这是一副多么动人的圖画啊：六億人民斬斷了千年的枷鎖，翻身抬头，对着搖搖欲墜的旧世界揚眉吐气！共產主义的建築家們在施展“移山填海”的本領，雕飾着祖國的河山，使它日新月异，變得无比壯麗、繁榮！僅僅七八年的工夫，我們就完成了过去一百年所做不到的事情，創造了前人所夢想不到的奇迹！……难道这不是我們精神生活中最大的欢乐嗎？

尽管有人象貓头鷹害怕日光一样地害怕看見这个世界，有人抱着从太陽上尋找黑点的心情挑剔这个世界，有人帶着仇視的眼睛詛咒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正如旭日东升，光芒万丈，并不因一小撮人的仇恨和詛咒而減損分毫，这就使他們感到“國”“怨”，“无希望”，只好唱着“太陽不是我們的”的輓歌，“等待生命的結束”了。

太陽下的啜泣

牟无轍

“太陽出來了，黑暗留在後面，可是，太陽不是我們的。”

這是話劇“日出”里陳白露在黎明時分的啜泣。那時候，她正一片一片地吞服安眠藥自殺。

對於陳白露——這個苟安於糜爛罪惡生活而沒有勇氣自拔的女子說來，這句話是確切說明她臨死心境的。在社會上充滿惡勢力的當年，我記得自己也曾經為這個軟弱女子的悲痛遭遇洒過惋惜和同情之淚。

不料今天又聽到這種陳白露式的啜泣。有一次座談會上，有一位中學校長以此自況，甚至說這是當今“知識分子的心情”。（福建日報6月9日）但不知為什麼，同樣的話在今天聽來，我既沒有同情也不感到惋惜。

知識分子有各式各樣的。比如說吧，也就在“日出”這個劇本里，我記得還有一位小人物叫做黃省三的，他曾經落到一種“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境遇里，生活的重擔壓得他連自己的生死都做不得主！他活着，彎腰屈背，被壓榨得骨瘦如柴，而又不不得不充當那個正是壓榨自己的機構的一個零件。黃省三或許只是所謂小知識分子吧，但在當年，只要沒有飛黃騰達，沒有變成反動統治者的凶惡爪牙，而又家無恒產，不能在城市當個寓公或在鄉間賞菊之類的讀書人，都是有過黃省三那樣辛酸的感受的。那時候，什麼前程、幸福、自由、理想等等瑰麗的字眼，都與黃

省三之类的人物无干！

自然，黄省三之类也还是属于软弱型的，他们习惯于把自己的头缩在阴暗的小角落里生活，一旦置身于强烈的太阳光下，或许一时会感到晕眩的吧。但，就是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经过这几年來風浪的鍛煉，晕眩似乎已经过去，并且在陽光中吸取了巨大的热力，正在一条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道路上前进。因为当这些人睁开眼睛，明白了自己在过去的年代里是充当着怎样可悲或者怎样可鄙的角色的时候，是会衷心欢呼这个太陽的。这个太陽为自己一类人照亮了生活的道路。

而为什么又有那种啜泣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心境了。或许另外还有一个属于他们的“太陽”，虽已沉落西山，但仍思念不已；而当今这个太陽又不是他所喜欢的。也或许他根本就不需要太陽，觉得以前那样“暗无天日”的年代，自己生活还比现在舒畅。

在这里，可以看出这类“斯文”人的“私”和“小”來。太陽在孕育万物，他却自感与太陽无干，只因为他在这种陽光中不得逞其所欲罢了。而在过去那样哀鴻遍野的时候呢？另有一个華封也流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了，据说，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里根本不知眼泪为何物”，而倒是在今天，还要“情不自禁地痛哭起来”。（“園地”6月号：“欽樹开花”）

这是一种多么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哀鴻遍野的昔日，他却不知眼泪为何物；在万众騰欢的今天，他却要躲在墙角里伤心地啜泣。

痛哭也好，啜泣也好，都只是大时代中的一条可怜虫罢了。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的“遺老”和“遺少”。旧时代死亡了若干

年，大約也還會出現一些自甘殉葬的人物吧。

如果這種“成灰汨始干”的心境也具有悲劇意義的話，那就算它是大時代中的小“悲劇”吧。

三面紙旗，一窩丑類

南史子

把報紙上的材料粗略排比一下，在近年來的福建文藝界中，大約有三面露眼的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紙旗。

右派分子陳中的旗號是叫做“反對教條主義”。他一說起那些描寫工農兵的作品，便恨恨地準備磨墨駁斥。在那篇發表于“園地”1月號，題為“致讀者、作者”的文章中，陳中干脆自訂一個區別鮮花毒草的標準：“我們歡迎作者發表自己的獨立見解，那怕是一點一滴也是好的。我們堅決反對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的文章，反對四平八穩貌似全面而骨子裡什麼都沒有的八股文章。不能讓敗草冒充鮮花。”在這個標準下，“阿K經歷記”被當做“鮮花”了，因為它有污蔑新社會的“獨立見解”；“基本上的革命家”有一筆抹煞黨的偉大成就的“獨立見解”，“鐵樹開花”有猖狂向党進攻的“獨立見解”，都可以確定不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的東西了。但不幸的是，這位到處叫囂“黨不懂文藝”的右派分子，自己對於寫文章並不怎樣“內行”，所以他自己的許多“獨立見解”只能依靠三寸毒舌了：“呸！‘萬水千山’；呸！‘上甘嶺’；全是教條主義！”“呸！黨員作家寫的全是教條主義！”

記得吳稚暉當年要打倒共產主義的時候，只用了一句話：“什麼馬克思牛克思”，自以為共產主義已被吓倒。而今日的陳中揀起了一條“反教條主義”的光棍子，狂妄到也以為可以打倒真理了。翻開這位反黨的“主編”的底子，才明白原來他所撐起的只是一面紙旗，一扯即破！

另一面紙旗是高插在臭名遠揚的反共小丑鄭朝宗的頭上，那叫做“反對保守主義者”。鄭朝宗對他心目中的所謂“保守主義者”是切齒痛恨的，在近年來發表的不下十篇的文章中，篇篇的鋒芒都是針對着“保守主義者”，並且還煽動別人要“不斷地寫出為保守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火辣辣的雜文來”。這位反馬克思主義的“旗手”，對於此道畢竟比陳中“內行”一些，他不是抓一根光棍子上場，而是用一根五光十色的花棍子，曾使一些人眼花撩亂。有時把尖刀包在“愚奉魯迅為終身的導師”的綢布里；有時放毒箭躲在“擁護毛主席文藝方針”的幌子後面；為他的同伙陳中打“不平”時，便把自己裝扮成“給青年以提攜鼓勵”的前輩，把對方罵為“別人前進途中的絆腳石”；甚至在露骨向党挑戰、煽動右派造反的“鐵樹開花”中，也不忘用幾個好看的字眼，也還是把他要打倒的對象稱做是“胸懷偏狹，死抱住個人利益不放，或者眼光短淺，滿足於現有的成就”的“保守主義者”。但鄭朝宗寫到這一篇，或許是因為過分興高采烈以致失風的吧，更多的人总算識破那條花棍子的秘密了。原來他所“深惡痛絕”的“保守主義者”，正是捍衛馬克思主義的人，正是中國共產黨！

待到人們剝落了那花招上的五顏六色，這一面紙旗連竹竿子都被折斷了。崇奉魯迅的原來正是對魯迅咬牙切齒的人，為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五周年而撰文的，正是在背

后謾罵毛主席的人；口口声声“反对保守主义者”的勇士，原来正是一个反共已二十年的文丑！破爛的旗子只有做紙漿的資格了。

第三面的紙旗看來最猖狂其实也最可笑。黃远的旗号干脆叫做“不要馬克思主义”。他用了一部創作“总有一天”做“見証”，到处“現身說法”：我便是不學習馬列理論的，然而我也能夠寫出“总有一天”。

好象一部小說“总有一天”，便可以証明作家并不需要學習馬克思主义，便可以打倒馬克思主义似的。拿这样紙旗的人也只是屬於吳稚暉一流的狂妄与无知結合的謬种而已。

不學習馬克思主義而能發表小說的，世界上何嘗只有黃远一人？甚至是仇恨共產主义的反动作家，都曾經寫过許多小說。望于象黃远所寫的“阿K經歷記”、“誰是殺人犯”之类的小說，也确实不需要學習馬克思理論的，只要把“福尔摩斯”之类的偵探小說背熟就行了。

原來黃远之所以要寫“总有一天”，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控訴罪惡的旧社会，只不过是为了給自己制造一副反对馬克思主義的“資本”罢了：我說可以不要馬克思主義，不信，“总有一天”便是証据。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一本書主义”吧。

心机可謂惡毒了，我們國家的出版社給他出版了一本書，他便用它捧過來打我們。并且一有“資本”，更連續地發表一系列誣蔑黨、謾罵新社会的小說和雜文。被黃远看为“海漲”的“太放”期間，連珠似的毒矢向共產黨的心窩射來了。

看这位“旗手”的心机和行徑，我只想說一句話，这是一尾蛇蝎！

排比了几面紙旗，看看这一窩文丑，忽然想起了一个值得深

思的問題，為什麼在不長的時間中，這三個新相識竟會成為“知交”呢？為什麼一個共產黨員，竟會和一個反共小丑與一個公然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滾在一起呢？

一個心懷異志並有野心的共產黨員，當他在黨內找不到自己的支持者的時候，是甚至於不惜把豺狼和毒蛇也引為“知交”的。從陳中找到“鄭老”這件事實中，可以看出對黨離心是一件多么危險的事情。而在那個有經驗的反共小丑說來，他更是巴不得在共產黨內找到這樣的“內應”的，照鄭朝宗的說法，那是叫做“黨內的新生力量”。你沒有見過狐狸的諂媚嗎？在這裡應當悚目驚心了。同時，他們又一眼看透黃遠的心機並且力圖借重他的那副“資本”。這就是所謂“物以類聚”吧，於是，狼、狐、蛇擺成了犄角之勢，互相搖着紙旗呼應，再加上幾個小嘍嘍，搖着小紙旗吶喊助威。黑雲滾滾，硝煙弥漫，反黨的迷魂陣倒也擺了一段不短的時間。

就是這樣的！廈門的“鄭老”和福州的“黨內新生力量”，和泉州的“有才華”的“作者”，互相緊抱着滾落到髒臭的沼澤去了。

內行、外行及領導

萬里云

對於某些人津津樂道的“內行”、“外行”等問題，曾經覺得它相當複雜難辨，因為有的入口頭“內行”實際外行，有的入口頭“外行”實際“內行”。發表過作品的未必都精通文藝，未發

表过作品的，不見得沒有文学素养……。比如文学大师鲁迅曾作“門外文談”；深懂科学的聂荣臻元帅，從來不說自己在科学上是个內行；在文藝理論上有卓越貢獻、并創作过优秀詩篇的毛主席，更絕口不談自己是文藝理論家和詩人。可是，也有相反的一类人：如自称“万能科学家”、高喊“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錢偉長，其实是一个慣于剽窃別人劳动成果、不学无朮的家伙；自命“青年作家”的林希翎，連“战争与和平”也未看过，居然大寫論托尔斯泰的文章。我們福建有趙家欣者，一会儿以文藝界代表的身份，高談“当前文藝矛盾”；一会儿又变成“老教授”，“風絲雨片”地“傾訴”高級知識分子的“苦悶”；还說党“不懂業務”、“外行”。但据了解，他不僅不懂自然科学，就是文藝也一知半解。更有趣的是：任你查遍老牌漢奸、凶惡的劊子手錢履周的历史，也找不出他和文藝有过什么瓜葛；可是他却自命为“內行”，瘋狂地要挾党撤出学校。在党培养、提拔下第一次当大型文藝刊物主編的陈中，居然自命“天才”，硬說党“不懂文藝”……。如此种种，怎不叫人头昏腦脹！当然，上述两种相反情况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但可看出，要辨別“內行”、“外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同时，誰也沒有確定有多少分量才算“內行”。文学家对文学理应是內行了，可是任何一个文学家都不敢拍着胸膛說他精通文学領域內的一切問題。部門繁多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就更不用說了。就是某些人自認為比較特長的行業，其疑難問題也还是很多的。如海水为什么咸？这个看來似乎很簡單的問題，可是全世界沒有一个科学家能夠正確回答。

中國有句老話，叫“吃一塹，長一智”，隨着年齡、吃飯的

增加，我在辨別內行外行的問題上，不知不觉学会了魯迅先生曾用过的“推背”法，即从反面去看問題，遇到那些口口声声自称“內行”的人，就先打一个“？”号；对那些自謙“外行”而在切切实实地學習工作的同志，倒想到他可能是个內行。如果加上一些調查研究，这种方法常有八、九成的準確性。

退一步說：就算有的人真是精通本行業務吧，这又有什么值得大吹大擂呢？一个專門以教學寫作为職業的人，比一般人多懂得一点科学、文化知識，从社会意义來看，这和工人多懂做工、農民多懂种田、軍人多懂打仗是同等的，而且是應該的。一个真正有學問的人，始終是謙遜的，而且學識愈淵博就愈感到自己學識的不足，因为他理解宇宙是无窮无尽的，人类的知識、學問也隨着对宇宙認識、利用的擴展而不断丰富、前進，一个人如果在这无限廣闊的宇宙中因認識某些事物、占有某些知識而沾沾自喜，甚至不可一世，这除了暴露自己的淺薄无知以外，还能說明什么呢？

人类社会工作分为若干行業，原是无可非議的，可是有的人却偏偏將自己的一“行”，強調到不適當的地位，右派分子更別有用心地將科学、教育、文藝、文化等“行”孤立起來，先拚命抬高自己，又誇大党和領導“不懂業務”，接着就搬出“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外行”应当“下台”等謬論，以达到取消黨的領導的目的。其实領導有政治和業務兩方面，而政治領導又是首要的，沒有它業務就会迷失方向，当然政治領導應照顧業務特点，但絕不能將業務駕凌于政治之上。現在的中國，事实上無論在那方面黨都是在領導，而且領導得很好，“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之提出，更生动說明黨領導科学、文藝的偉大作用。右派分